

跻身百度风云榜小说类前列 高居起点网历史类小说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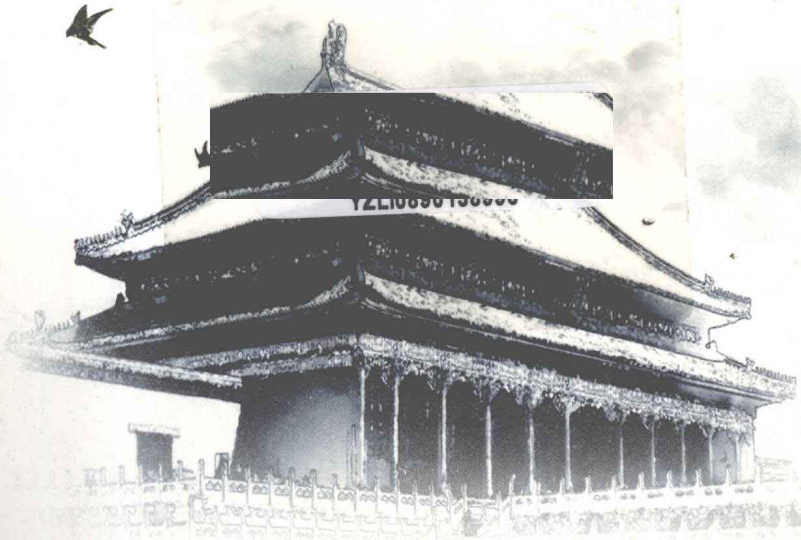
官居一品



之五 严冬过尽绽春蕾

三戒
大师

破落书生的进取人生
从一介布衣到一品大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官居一品

之五 严冬过尽绽春蕾

大师戒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冬过尽绽春蕾/三戒大师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10

(官居一品; 5)

ISBN 978-7-5006-9030-6

I. ①严… II. ①三…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798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地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策划:刘霜 Liushuangcyp@yahoo.cn

特约监制:吉吉 特约策划:肖瑶

责任编辑:刘霜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8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 57350517 57350524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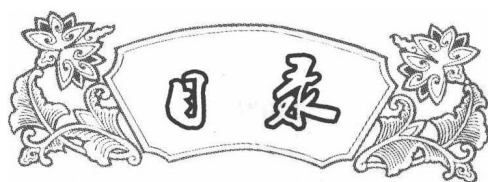
700×1000 1/16 20印张 1插页 320千字

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526



目 录

001	018	032	047	060	075	094	111	129	145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莫言塞外无春到	彼此军情指掌中	暮雪一战披银甲	横刀立马享英名	逐浪随波几度秋	勾心斗角无踪影	尔虞我诈离人间	以退为进诱敌入	何时方知万事空	新官上任三把火



目录

156	175	193	209	221	234	253	270	286	300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篡位夺权战未休	奔驾南巡苍梧野	旧友重倾桑落酒	黄埃散漫风萧索	旌旗无光日色薄	明日将来秋暮雨	万里河山依旧在	秋雨梧桐叶落时	消亡只是帝王愁	万千感慨独自知





第一章

莫言塞外无春到

沈默急切地往行刑台上看去，一眼就看到被五花大绑的跪着的沈炼……

知道这事儿搞砸了，路楷面色苍白。他正在愣神，一个络腮胡子的骑士上前道：“杨顺、路楷何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沈默奉旨前来，还不快来聆听上谕！”

路楷浑浑噩噩地跪下，那边的杨顺也跌跌撞撞下了楼，过来跟他并肩跪着。

沈默从马上下来，缓缓走到两人面前，宣读了嘉靖皇帝的手诏后，将手诏收到怀里道：“二位大人起来吧，今儿不是杀人的日子，还是让老少爷们儿都散了吧。”

“唉，好好……”杨顺站起来道，“散了吧，都散了吧。”于是亲兵收队，围观的群众也散去，沈炼父子则被沈默的卫队看护起来。

眼看着一下子鸡飞蛋打，杨顺和路楷未免慌乱失措，路楷先回过神来，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沈大人原来是都察院的同僚，咱们倒要好生亲近亲近……”杨顺听了，马上接话道：“原来是一家人啊，那可是得好生亲近。这样吧，都去



我府上给沈大人接风洗尘！”

沈默却拒绝道：“审问人犯要紧，烦请大帅提那几个白莲教妖人到驿馆，下官要好生盘问一番。”

“敬业，真敬业！”杨顺笑道，“人当然可以给大人，但来了宣府还住驿馆，不是打本帅的脸吗？”说着拍胸脯道，“还是住兄弟的总督府吧，保准沈老弟满意！”沈默怎会住进总督府，处处受杨顺监视。所以他仍然坚持住驿馆，但答应晚上出席宴会，才让杨顺下了台。双方便约定晚上见，杨顺和路楷上轿回府，去给沈默提人犯，沈默则坐进为他准备的另一顶轿子，往驿馆去了。

轿子进了驿馆，沈默走下轿来，就看到单膝跪在面前的锦衣卫千户，不由微笑道：“你是年千户吧？”

“是，锦衣卫宣府千户年永康，拜见老叔祖！”那年永康便给沈默恭恭敬敬地行礼——他一直隐藏在城里，密切地关注着刑场和东城门，却不敢贸然行动，直到得知沈默逛开城门，才先一步冲到行刑台上，从刀下救了沈炼父子俩，可谓居功至伟。

“呵呵，快快请起。”沈默虚扶他一下道：“该是我向你致谢啊，若是没有你，我就要悔恨终生了。”

“卑职感同身受。”年永康起身肃容道。

两人进了驿馆，年永康便道：“不知接下来大人如何打算，有什么需要卑职配合的，请大人尽管吩咐。”

“实不相瞒，我不是唯一的钦差。”沈默道，“这次皇上是下了大决心的，兵部、刑部、都察院，还有你们锦衣卫，都要派员，我只是代表都察院的一个，那三路神仙最晚两三天也就到了。”

“大人的意思是……”年永康轻声道，“要充分利用这两三天？”

“不错！”沈默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道，“这几天弥足珍贵啊。”说着皱眉道，“但是……就怕严世蕃的信使也快要到了。”说完又自嘲地笑笑道，“那简直是一定的。”如果让杨顺、路楷知道内情，肯定不会再怕他，那这戏也就唱不下去了。

“这个不难。”年永康点头道，“我这就传令下去，让弟兄们把那信使截住！”

“那再好不过！”沈默拊掌笑道。



总督府今夜宴客，张灯结彩，好不热闹，花厅里一溜排开五张八仙桌，仆役们将精美的餐具、杯具，稀罕的点心水果，悉心地摆在桌上。

客人们也从四面八方而来，这些人似乎早商量好了，乘坐的车马轿子竟然同时抵达了总督府门外。

前院的喧闹声传到后院的签押房中，让商议半天也没有头绪的杨路二人，更加烦躁不堪。

杨顺眉宇间净是浮躁之气，背着手在堂中走来走去，让枯坐在对面的路楷看得眼晕，忍不住出声道：“大帅，能不能别转了，我都要吐了。”

“那就别看！”杨顺不耐烦地挥挥手，却还是立住了脚，紧盯着路楷道，“你不是号称小诸葛吗？怎么这会儿就没了主意？”

“大帅莫慌。”路楷安慰他道，“听说那沈默跟他老师不同，并不是个一味弄狠之人，我估计他这次来，主要是为了救人，不一定会节外生枝。”

“那就好，那就好……”杨顺闻言擦擦汗，坐在路楷对面道，“只是咱们该如何是好？”

“先好好伺候着。”路楷道，“待会儿我代表大帅跟他道个歉，然后试探一下，要是他愿意和好，那咱们就两好合一好，大家都开心；要是他敬酒不吃吃罚酒……”脸上闪过一丝狠戾道，“那咱们就奉陪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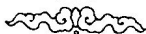
“怎么奉陪？”杨顺问道。

“让人给白莲教的萧芹带话，只要他能说动黄台吉带兵来咱们这转一圈……”路楷沉声道。

俺答是当时最强的蒙古酋长，在嘉靖初年便将察哈尔宗主汗部迫往辽东，成为整个右翼蒙古的首领。其控制范围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么大的领地，他没法独自占有，便将六个成年的儿子分封在边界地区，拱卫自己的本部。其中他的长子黄台吉，就在宣府城外小白海、马肺山一带驻牧，与杨顺他们可以说是邻居，却更是世仇。萧芹是白莲教的教主，亦是黄台吉的军师，与杨顺、路楷两人也有交情。

听说路楷竟要勾结蒙古人，杨顺吓得脸都白了，连连道：“使不得，使不得，那是要诛九族的！”

“大帅放心，不会有问题的……”路楷解释道，“我们是大明的官员，当然不能勾结鞑子了，我们这是利用！”



“利用？”杨顺迷糊道，“怎么个利用法？”

“我们出钱，请黄台吉带人来转一圈，然后再给点粮草盐铁什么的打发回去，咱们各自过年。”路楷道，“说白了，就是利用他们制造个紧急军情，只要警号一响，什么都得大帅说了算，那些钦差御史乖乖靠边站！”

“妙啊！”杨顺恍然道，“军情大如天，只要一有军情，我就是天，就算把那沈默礼送出境，都没人能说我什么！”

“大帅英明！”路楷点头笑道，“想那沈默，不过是个君前取宠的弄臣，恐怕一听说有蒙古人入寇，咱们再吓唬几句，不用送，就吓怕了吧……”

两人想着沈默仓皇落跑的样子，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商议停当，重又信心十足起来，杨顺便找来亲信，写了亲笔信，吩咐他现在就出府，尝试跟萧芹取得联系，以备不时之需。这时外面传来管家的声音道：“大帅，沈大人到了。”

“来得正好，”杨顺朝路楷笑道，“咱们去迎迎这位，看看他吃不吃这杯敬酒。”

“钦差大人到——”随着这喊声，花厅里喝茶的文武官员耄老富商们，赶紧出来迎接，杨总督和路巡按也已经出现在院中。

只见沈默头戴乌纱，脚踏官靴，穿一身绯红的官袍，胸前补着专纠不法的獬豸，仅是肃然站在那里，便生出一股无形的威势。

看到他这副打扮，杨顺和路楷心中同时咯噔一声，暗道：“来者不善啊！”但毕竟是他们把人家请来的，自然还得笑脸相迎道：“恭迎钦差大人……”

沈默脸上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微微欠身还礼道：“下官来晚了，还请大帅及诸位大人海涵。”

“哪里哪里……”

杨顺笑道：“沈大人快快堂上上座。”

沈默推辞一番，在上位坐下。然后杨顺、路楷坐了主陪、副陪，伴着沈默而坐。待菜上齐了，杨顺便举杯道：“钦差大人莅临宣府，咱们阖府上下不胜欢欣，因此齐聚一堂，共为钦差大人接风！”众人便一起举杯，跟着杨顺向沈默敬酒。

沈默缓缓起身，一饮而尽，翻过杯底，果然是滴酒不剩，引得众人一片叫好。

下人又斟满酒，沈默对杨顺及诸位宾客笑道：“承蒙诸位厚待，下官不胜惶



恐，回敬大师及诸位一杯。”见他终于放下钦差架子，众人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满饮此杯之后，花厅的气氛也热烈起来。

酒过三巡之后，路楷起身端着酒杯，朝沈默歉意地笑笑道：“今儿个白天，未曾想大水冲了龙王庙，还望钦差大人海涵。”

沈默闻言没有起身，举着酒杯，与他虚碰一下，淡淡一笑道：“路大人言重了，本官岂是那种公私不分之人？”

路楷面上带着笑，却听出沈默言辞中的机锋，显然不愿就这么算了。他叹了口气，继续道：“唉！请大人相信，咱们同事一代圣君，又没有宿冤旧仇，也许下官在公务上确有失误，但那也只是无心之失，并不是针对大人的，下官一定改正！”官场上讲究个面子，他却当众自抽耳光，其实是逼沈默不得不大度一些，揭过这一过节。

沈默却好似不是官场中人似的，闻言捏着酒杯，笑笑道：“现在说对错，似乎还有些早，怎么也得等下官把案子查清了再说吧！”

见他如此不给面子，路楷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干笑一声道：“是是是，钦差大人说得对。既然您要查案，那咱们就好好查，查个水落石出！”见场面僵了，杨顺起身呵呵笑道：“唉，沈大人难得来一次宣府，怎能被那些俗务缠身呢？至于沈炼那案子，我看定然是那些妖人胡乱攀咬，牵连无辜的，明天就把他们父子无罪释放，如何？”

沈默闻言先是盯着杨顺微笑，然后又呵呵笑起来，众人也陪着放声大笑，花厅里登时充满了欢声笑语，场面无比融洽。

看着场上形势一转，杨顺心中欢喜，小声试探沈默道：“那咱们的事儿，是不是结了？”

“结了结了。”沈默大度地拍拍他的肩膀道，“私事结了！”

众人光顾着笑，没听出他话中有话，纷纷举杯道：“为了化干戈为玉帛，干杯！”

沈默便顺从地干了一杯，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提高声调道：“但是——”

花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呆呆望向沈默，不知他又要出什么妖蛾子。

杨顺强笑道：“呵呵，但是什么？”

“私事了了，下面就该公事了！”沈默表情一肃，起身道，“都察院左佥都



御史沈默，奉旨问宣天府总督话！”

杨顺万万想不到，皇上竟还有口谕没宣，不由慌乱道：“臣臣……恭请圣安。”他赶紧跪在地上。

沈默看他一眼，道：“圣躬安，杨大人，沈默奉旨问话，你务必如实答来。”

“臣躬听圣训，据实回答，如有半句隐瞒，便为不忠之臣。”杨顺口中下意识回着套话，心里却一团乱麻。

“你这个宣府总督当得好，堪称楷模呀！”便听沈默沉声道，“别人当总督时，宣府总是战事连连，惨败的战报一个接一个，让朕忧心如焚；你这个总督当得好啊，在你治下两年，战事寥寥无几，更无一次败绩，你说朕是不是该重重赏你？”

“臣惭愧……”杨顺心中暗喜道，“看来问题不大，是这小子故弄玄虚吧？”但听了下面的话，他的脸都绿了……

只听沈默缓缓道：“只是朕有一事不明，请杨大将军解惑——既然西线无战事，为何将士阵亡人数，比整天打仗时，还多呢？”

宣府城天象突变，前一刻还是明月如辉，光照大地，此刻却乌云密布，星月无光。

只见杨顺瞬间面如土色，已经完全乱了方寸，路楷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了，他朝沈默拱拱手道：“钦差大人，下官是宣府的监察御史，为什么对此事一无所知？”

沈默看他一眼，淡淡道：“你是在质疑皇上吗？”

“微臣不敢。”路楷紧盯着沈默道，“微臣只是觉着，圣听被奸臣蒙蔽了。”

斗嘴皮子沈默还没输过，他冷冷一笑道：“是不是奸臣，只有皇上说了算。但现在皇上垂询，你要是觉着不好解释，就跟我回北京去，跟皇上当面解释。”

“我当然可以解释。”路楷道，“主要原因是俺答这两年，改在大青山南、丰州滩驻牧，远离了宣府边城……离得远了，自然劫掠就少了，各过各的日子，不是更好吗？”他这纯粹是欺负沈默对九边一窍不通，想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蒙混过关。

沈默扶着椅子缓缓坐下，微微一笑，对一旁一位姓陈的府台道：“陈大人，麻烦你做个笔录。”

陈府台不敢违抗，赶紧起身到一旁的书桌前，三尺走过去给他铺纸、磨

墨……

见一切准备停当，沈默看向路楷道：“从现在起，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进呈皇上御览……请路大人重复一下刚才的回话，好让陈大人补上。”

路楷啜嚅着不说话。

“你也可以不回答，”沈默看一眼陈府台道，“陈大人只需如实记载拒绝回答即可，相信皇上会体谅路大人的……”

路楷一下子满头大汗，连连道：“别别……我说，我说。”他便将方才的话重复一遍，又补充道，“大战确实是没有的，但俺答的儿子黄台吉，还是时常来骚扰，双方小冲突不断，但因为危害不重，也就没必要往上报了，省得有人说我们夸大其词，邀功请赏。”

“好一个高风亮节！”沈默轻轻鼓掌道，“讲得真好，沈默受益匪浅，做人就要做路大人这样的人啊！”说着笑容可掬道，“那……既然危害不重，为什么阵亡将士却屡创新高呢？”

“这个么……说来话长。”路楷擦擦汗道，“减员是存在的，但不能都归结于阵亡，有时疫，有病重，还有被白莲教妖人勾引去的，总之原因很复杂，容下官仔细查明再行禀报。”他心说为今之计，只得先用缓兵之计，把这关过去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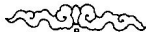
路楷话音刚落，便听花厅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众人的目光都望向门口，就见一个千户模样的军官冲进来，也顾不上礼仪了，直接跑到杨顺耳边，低声禀报几句。

“什么？”杨顺失声叫道，“你再说一遍！”众人不禁面面相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禀报大帅！”那千户便提高声音道，“半个时辰前，锦衣卫的人进入军营，带走了罗副总兵以下十几名军官！还在营里悬赏，说有告发不法的，最高可赏黄金千两，并能解除军籍……”声音虽然还不大，但足以让在座各位都听清楚，让他们如坠冰窟，牙齿不自禁地打颤。

杨顺更是怒不可遏，这不是要他命吗！话说泥人尚有三分土性，何况杨大帅乎！他从地上猛地弹起，一声咆哮道：“沈江南，你狗胆包天！军营是皇帝都不能随便进的！你怎么敢……敢擅闯呢？”

“呵呵……”沈默对他的怒气置若罔闻，掸一掸官袍下襟，若无其事地坐



着，但他胸前的獬豸，却在灯光下张牙舞爪，无比狰狞！这一静一动，让花厅中人，无不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路楷见杨顺骂完一句就没了下文，只好站出来，一拍桌子道：“姓沈的，你也太狂悖了！就算你是钦差大臣，没有皇上的圣命，兵部的关防，你也无权过问军队！”

路楷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先把这家伙赶出去再说！他便盯着沈默道：“来呀，撤座！请钦差大人回驿馆！”

他的亲兵刚要上前，便听三尺暴喝一声道：“谁敢！”三尺抽出刀来，立在沈默身前。

气氛一下子紧张到极点，外面有嘈杂声响起，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沈默身上，谁也没有在意。

“收起刀来。”沈默终于发话了，却是对三尺说的，“别挡着我跟二位大人说话。”三尺只好闪到一边，但仍然死死盯着路楷的亲兵，仿佛随时都会拼命一般。

沈默呵呵笑起来，依然声音舒缓道：“路大人可冤枉我了，那锦衣卫的人，可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御史能指挥得动的，人家早就盯上你们了，下官只不过恰逢其会罢了。”锦衣卫监察军情民情，当然有权力抓人回去调查，但前提是，靠山要够硬，不怕得罪人才行。

顿一顿，沈默又补充道：“还有，这件事我已用八百里加急，向皇上报告了，就不劳二位大人费心了。”

“哼哼……”路楷心头升起一丝明悟，今日之事不能善了了，便冷笑一声道，“沈大人好一个牙尖嘴利，却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沈默笑问道。

“这里是九边要冲宣府，”路楷阴声道，“这里的长官是宣府总督，有先斩后奏的王命旗牌！你想在太岁头上动土，也得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

“本官四品，王命旗牌杀不了我。”沈默依旧在笑，但笑容中已有肃杀之气，冷冷道，“收起那些没用的威胁吧，本官连你们主子都不怕，岂能被他的恶狗吓倒？”

“哼哼，你倒是见棺材不落泪！”路楷看一眼杨顺道，“大帅，此人几次三番挑战您的权威，还不把他赶出府去！”他已经被沈默刺激得方寸大乱，一心想要先过了这一关，冷静冷静再说。



杨顺也点点头道：“来人哪！”

话音未落，八扇门同时打开了，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却不是杨顺的亲兵，而是沈默的卫队！

此时的总督府中，早已满是通红的火把、雪亮的兵刃，数百穿着鼠灰色棉甲的总督亲兵，将花厅团团包围，却不敢再向前一步。

因为在他们与花厅之间，是一队身穿飞鱼服、腰挎绣春刀、系着墨色披风的锦衣卫。

而在锦衣卫的身后，则是沈默的劲装卫队，他们在锦衣卫的护送下，直闯总督府，且不许门子通禀，趁着府中的亲兵还没反应过来，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包围了花厅！

这一幕，引发了更大的惊慌。见众人一片哗然，沈默对三尺低声吩咐几句。三尺得令，大声对众人道：“没有官职的可以走，是官身的留下！”那些缙绅富商闻言，赶紧能走多快走多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那些文武官员只好可怜巴巴地回望着沈默。

“放松一点，”沈默微笑道，“我沈某人不是不近人情之人，若不是身负圣命而来，也不会搞出这么大动静。”

有人轻声问道：“不知圣命若何？”

“很简单，把这件事情彻底查清楚！”沈默看看杨顺和路楷道，“二位放松一点，只要你们把事情说清楚，咱们就还是亲近同僚嘛。”说着轻声道，“有这么几件事，皇上要我向众位核实——去年正月戊申，寺坞等堡死亡指挥以下军官十余人，兵丁近千人，是怎么回事儿？”

在座众人都震惊了，他们太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儿了！但震惊没有结束，而是一波波的接连而至，只听沈默道：“四月己丑，应州毁四十余堡，一知府、两知县、两指挥、三千户、十四百户、卫所兵丁四千人死亡，是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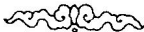
“七月戊子，山西死亡两知县、三百户、卫所兵丁一千人，是怎么回事？”

“十一月辛己，山西神池死亡一百户、兵丁七百人，又是怎么回事？”

“……”

一道道问题被沈默抛出来，如一声声惊雷在众人头上炸响，所有人都面无人色，心中充满恐惧：朝廷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难道要动真格的了么？！

又听沈默接着道：“皇上非常在意这件事，这才要本官来宣府，其实也不难



查，锦衣卫的人已经带走了大营中副总兵以下十儿人，还在士兵中重金悬赏，不难问出事情的真相。”说着他一脸厚道道，“但要是通过那法子查出来，诸位可就有理说不清了，哪怕我百般呵护，可朝廷大臣们还是会认为，这是个腐败窝案……这里离着京城也不远，你们该听说，现在内阁管事的，已经是徐阁老了，他身边那些清流，可都是嫉恶如仇的，如果煽风点火，把皇上的怒气惹出来，端了咱们这一桌子，也是很有可能的！”

他这话让众人心中打鼓，有人强笑道：“皇上还要我们守大门的，怎么会把我们一锅端了呢？”

“我可听说。”沈默微微一笑道，“南方抗倭节节胜利，一大帮文官武将立功升官，却没地方安排呢……”

众人这才害了怕。

沈默看一眼一边案台上的沙漏，微笑道：“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锦衣卫宣府千户所正在连夜审讯。天一亮，我就去千户那里，拿锦衣卫的问讯记录……当然，我绝不希望走到那一步，相信皇上也不希望。”

众人连连点头，附和道：“是啊，是啊，宣府这边情况复杂，而且对手又是凶悍的蒙古鞑子，那可不是东南的矮脚倭人能比的。”

“就是，别看谭纶、戚继光、俞大猷这些名字叫得响，那是跟臭棋篓子下棋，铨子里拔将军，真要到了咱们这虎狼之地，那就包子破皮——露了馅。”说这话的，是位姓邢的将军。

“歇后语不少啊。”沈默笑着对邢将军道，“蛮有学问的嘛。”

“哪里哪里……”邢将军不好意思地笑道。

“如何避免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沈默面色一正道，“就看如何过这一关了。”

“请大人多多美言了。”众人连忙作揖，还话里有话道，“当然不会亏了大人的。”

“呵呵，好说好说……”沈默一摆手道，“好话我一定会说，但你们也听到了，这次铁证如山，朝廷又下了决心，想要高高拿起、轻轻放下，是不可能的。”说着目光炯炯地扫过众人道，“关键是，得给我一个朝廷能接受的交代。”

众人轻声道：“请钦差大人明示……”

“呵呵，比如说，这次的责任总要有承担吧。”沈默笑笑道，“而且得承担



得起。”

此言一出，一直闷头装蒜的路楷终于忍不住了，一下蹦起来，指着沈默的鼻子大骂道：“姓沈的，你干脆直接说，让他们把大帅和我供出来，不就得了！还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

“这话说的……”沈默微微摇头道，“也未免有些自视过高了吧？”虽然后半段没说出口，可大家都听明白了——“你区区一个七品巡按，有什么资格为宣府的乱局负责？”

路楷的脸涨成猪肝色……不知是被气的，还是被羞的，反正罪魁祸首是沈默总没错。

沈默这才起身，将陈府台写就的笔录拿好，朝众人笑笑道：“我就在隔壁候客厅等着，来得越早，我就越高兴。”然后看一眼桌上的沙漏道，“还有一个半时辰了，过时不候。”说完便摆摆手，示意众人不必送，迈步出了花厅。

寒星寥落，天黑云淡。

总督府，重重保卫中的候客厅中，早已准备了炭盆，炭盆边纹丝不动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沈默，另一个竟然是沈默口口声声正在连夜审讯宣府军官的年永康。

沈默与年永康为了打发时间，驱走睡意，一直在下棋。年永康行伍出身，喜欢下象棋，对围棋不太懂，沈默虽然跟他相反，但还是乐意奉陪。

起先年永康还是兴致勃勃，可楚河汉界，走马飞象来了几局，都被杀了个落花流水，他终于知道双方棋力差得太远，便渐渐失去了对弈的兴致，捏着个棋子迟迟不肯落下，问沈默道：“大人，要是那些人不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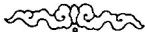
沈默端起茶杯，啜一口香茗，微笑道：“他们要是不来，说不得，咱们就得真干了。”

“哦……”年永康点点头，嘴角却泛起一丝苦笑道，“那可就把事情闹大了。”

“是啊。”沈默颌首道，“不到万不得已，确实不能那么干。”说着微微一笑道，“不过我有信心，天亮之前会见分晓的。”

“大人一直很有信心……”年永康笑笑道。

“哦？”沈默看他一眼道，“看来你还是心里打鼓呀。”说着神秘一笑，低声道，“我给你吃一颗定心丸——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年永康有些糊涂道：“难道还有什么厉害角色在宣府吗？”

“没有……”沈默摇摇头，一指那棋盘道，“好比这下棋，你不能只盯在一隅的厮杀上，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其实这宣府好比战场，我们、杨顺路楷，还有那些宣府土著，就像对垒的三方军队，阵前冲杀固然很重要！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地方，也许在战场之外数百里，你明白吗？”

年永康有些似懂非懂道：“大人的意思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虽不中亦不远矣。”沈默颌首道，“你是我老师的恩人，便也是我的恩人，所以我不瞒你说——现在的朝堂虽然看似一切照旧，实则已经到了黎明前的黑暗，是转折的关键点。这是各方势力都心知肚明的，所有人都在为那个时刻，全力作着准备，一次次看似平地突起的事件，都是一场场殊死的较量！”说着看他一眼，缓缓道，“宣府这里也不例外。”话也只能点到即止，再说多了就不合适了。

年永康听得惊心动魄，好半天才干咽唾沫道：“这么说，这回咱们是赢定了？”

“不能那么说，”沈默摇头道，“还是好比打仗，哪怕统帅谋划再高超，后勤供应再充足，前线将士不拼死作战，想要取胜也是枉然。”

“我明白了……”年永康缓缓点头道，“大人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应该抛开一切顾虑，痛痛快快地搏一把！”

“不错，”沈默赞许地颌首道，“你的悟性确实好啊，”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道：“不该仅仅屈就在宣府，你应该获得更广阔的舞台。”

年永康激动得单膝跪下道：“谢大人栽培！”

沈默笑着把他扶起来，道：“我这个外人，也只能提个建议，关键还要看你做得怎样，做得好才会有人买账。”

这时鸡叫头遍，年永康轻声道：“天快亮了……”

沈默点点头，沉声道：“不管好的坏的，结果都快出来了。”

一刻钟后，结果果然出来了，外面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沈默轻声问道：“什么事儿？”年永康却似乎从中听出了一丝颤抖。

“大人，陈府台带着诸位大人，在外面求见。”三尺缓缓道。

沈默几近凝固的表情，立刻舒缓开来，跟年永康相视一笑，高声道：“快快有请！”

